

楚辭的詩體類型與流變

黃震云

中國政法大學中文系教授

楚辭是戰國時代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作家創作的詩歌，就是楚詩，一般認為它是繼《詩經》之後一種新的詩體。這種新詩體的特徵，人們習慣用宋代黃伯思的楚語、楚聲、楚地、楚物的提法來概括。現代人也覺得他說的有一定道理，整體上並不認可這樣的說法，但還會舉些例子作相應的說明，如游國恩《中國文學史》列出汨、羌、佗際等幾個字詞，說是楚地方言。我們把揚雄的《方言》、胡稱琪的《小爾雅義正》等書中涉及到楚辭中的詞句進行了對照，發現記載中都不說這些是楚地方言，那麼有可能是這些文字在經典中不常用，所以給人是楚語的感覺或者印象。今人給楚辭下的定義就是楚國民歌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新的詩體，如何新，又眾說紛紜。屈原不是民歌手，楚辭現存三十左右篇的作品，不可能都來自民歌，因此對於楚辭的詩體特徵需要我們繼續深入思考研究，給一個可信的說法。這無論對於學術研究還是教學工作，都很有必要價值。

漢代劉向輯錄屈原、宋玉等人的作品，編成《楚辭》一書，楚辭因此成為詩集的名

稱，而不是詩體。楚辭中，屈原的作品二十五篇：〈離騷〉、〈九歌〉、〈九章〉、〈天問〉、〈招魂〉、〈卜居〉、〈遠遊〉等。數量最多，〈離騷〉是代表作。宋玉的作品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紀錄是十六篇，但除〈九辯〉以外，大多不能確定，《文選》中收錄其名下七篇，其中〈招魂〉實為屈原所作。唐勒，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錄有賦四篇，但無傳世作品。

文學史上「屈宋」並稱，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們都是楚辭的作者，時代、風格上有相近的地方。而這一風格通過漢代人的學習寫作，大力發揚，廣為流行，漢初劉向編集《楚辭》時其中就收錄了很多漢代人的這類作品，所以這個楚辭的楚都是虛化的。為什麼叫楚辭體，不叫楚詩？那是因為詩作為周代的文獻已經是一個固定的名稱了。我們知道，詩在殷周本作寺，是內官的名稱，《左傳》、《詩經》中都叫寺人，如寺人孟子，寺人披等。因為這些內官是君王的身邊的人或者親信，所以要負責傳達王命，也負責音樂，這些功能為詩所具備，所以稱《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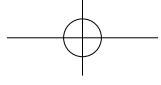
經》為詩的文字及其功能淵源就在於此。楚辭只是楚國作家的抒情詩，抒發自己進退情感的作品，而且這份情比較悲憤，所以用了楚辭這個名稱。也許漢代君主是楚人，所以把漢代的作家作品也收入其中並不犯什麼忌諱。

為什麼不叫楚詩，而叫辭，這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本來的楚辭就叫楚詞，是一個俗稱，但是劉向、王逸這些名家稱為楚辭，而且能夠確認，顯然這是他們特地的命名了。

辭作為詩體，很早就已經產生了。我們大家熟悉的如《禮記》引的《伊耆氏蠶辭》說：「土反其宅。水歸其壑。昆蟲勿作。草木歸其宅。」（遼欽立輯校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，中華書局，2006年，頁47）《禮記》放在《郊特牲》中。六朝時《文心雕龍》收入《祝盟篇》，實際上就是說這是祭祀用辭，也就是蠶辭。祭祀反映的是一種人的無奈，所以往往是表達某種願望。事實正是如此，《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》搜集了十多首這樣的辭，有傳為舜的〈祠田辭〉，商湯的〈禱雨辭〉，周之太祝的〈嘏辭〉，還有《儀禮》引的〈祭侯辭〉，《史記》引的〈禳田辭〉，《文心雕龍》引的〈祭辭〉。這些辭，共同的地方就是表達某種願望，如田地豐收、氣候適當，及時下雨等等。但古代占卜的結果文字也叫辭，著名的有甲骨卜辭。這是辭的本質屬性。自然以外，人類本身舉行的一些禮節也用辭。如同書引〈成王冠辭〉說：「令月吉日，王始加元服。去王幼志服袞職。欽若昊天，六合是式。率爾祖考，永永無極。」（遼欽立輯校，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，中華書局，2006年，頁48）周

武王崩，成王年幼，所以周公攝政，成王長大以後親政，這是當時拜祖先時候的祝詞，無非是希望祖宗保佑，江山萬年。也不僅君主，一般士也有冠辭，《儀禮》曰：士冠始加，祝曰某某。「令月吉日，始加元服。棄爾幼志，順爾成德。壽考惟祺，介爾景福。吉月令辰，乃申爾服。敬爾威儀，淑慎爾德。眉壽萬年，永受胡福」。同樣表達的是美好的願望。此外，還有〈投壺辭〉等。很值得一提的是〈狐援辭〉。《呂氏春秋》卷二十三貴直篇說：

狐援說齊湣王曰：「殷之鼎陳於周之廷，其社蓋於周之屏，其干戚之音在人之遊。亡國之音不得至於廟，亡國之社不得見於天，亡國之器陳於廷，所以為戒。王必勉之！其無使齊之大呂陳之廷，無使太公之社蓋之屏，無使齊音充人之遊。」齊王不受。狐援出而哭國三日，其辭曰：先出也，衣絺紵；後出也，滿囹圄。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，而不知所處。齊王問吏曰：「哭國之法若何？」吏曰：「斲。」王曰：「行法！」吏陳斧質於東閭，不欲殺之，而欲去之。狐援聞而蹶往過之。吏曰：「哭國之法斲，先生之老歟？昏歟？」狐援曰：「曷為昏哉？」於是乃言曰：「有人自南方來，鮒入而鮒居，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。殷有比干，吳有子胥，齊有狐援。已不用若言，又斲之東閭，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！」狐援非樂斲也，國已亂矣，上已悖矣，哀社稷與民人，故出若言。出若言非平論也，將以救敗也，固嫌於危。此觸子之所以去之也，達子之所以死之也。（《呂氏春



秋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417)

狐援的哭辭目的是哀社稷與民人，若言非平論也，將以救敗。用現在的話說，為了國家和人民，我说的话雖然過頭，但是盛世危言。顯然辭的本質大致是表達盛世危言和美好願望兩個方面。與屈原基本同時的荀子也寫過辭，就是我們熟悉的成相，又叫《成相雜辭》，開頭說：

請成相，世之殃，愚暗愚暗墮賢良。人主無賢，如瞽無相何佞佞。請布基，慎聖人，愚而自專事不治。主忌苟勝，群臣莫諫必逢災。論臣過，反其施，尊主安國尚賢義。拒諫飾非，愚而上同國必禍。曷謂罷，國多私，比周還主党與施。遠賢近讒，忠臣蔽塞主勢移。曷謂賢，明君臣，上能尊主愛下民。主誠聽之，天下為一四海賓。主之孽，讒人達，賢能遁逃國乃蹶。愚以重愚，暗以重暗成為桀。世之災，妒賢能，飛廉知政任惡來。……治之道，美不老，君子由這復以好。下以教誨子弟，上以事祖考。成相竭，辭不蹶，君子道之順以達。（《荀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6年，頁261）

荀子的〈成相〉比較長，可以與〈離騷〉比美，從開頭一段我們已經看出，這是以史為鑒的危言之作。到這裡我們可以給辭下一個定義了。辭作為一種文體，主要分為兩個方面，一是表達對自然的美好願望，二是對社會的美好願望和盛世危言。漢代人把楚辭定位為辭，是漢代人的歸納和評判，這個定義不是屈原自己的意思。漢代人既然把楚辭定位為盛世危言，具體的內容就是哀社

稷與民人，若言非平論也，將以救敗。我們看司馬遷在《史記》的屈原傳裡說推其志也，與日月爭光，可也。與荀子于傳統的表達、文體精神完全一致。那麼楚辭是什麼，就是楚國人寫作的辭，用文學的視野看，就是強烈抒發了愛國愛民的美政思想主張和自己的願望，以為君主之道。

楚辭體是漢代人的文化體現，漢代人也喜歡盛世危言，所以寫了很多這樣的作品，但是劉向在收錄的時候都是些悲憤之作，所以實際上在漢代人的意識裡楚辭就是悲歌。估摸漢代人的意思，從文體上說就是楚國人採用傳統的辭來寫作，像詩一樣有押韻，但是散言，不是齊言，大多是徒歌而已，多為祭祀之作。漢代揚雄在《方言》中解釋離騷時說是楚言，陳述的意思，那麼離騷的含義也就是陳述「國哭」，所以開頭就說：「帝高陽之苗裔兮，朕皇考曰伯庸。」陳述的對象是帝高陽，楚國的始祖，朕皇考在殷周金文中衛固定的稱呼，帝王或者其嫡系稱祖父，而且是死去的，一般的大夫指祖，倒是符合辭的特點，所以漢代人的定位還是比較科學的。但是這不是屈原的定位，屈原的定位就在他給作品的命名當中，所以，這就有了楚辭本身文體之說。禮樂崩壞以後，周代的文化傳統被打亂，所以後代的文化中可以看出哪些是周代的，但是又不全部是。這是戰國時候文化形態的共同特點，也包括孔子時代，也基本上是這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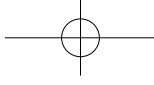
楚辭的文體，從作品看，這方面的意識並不是非常強烈明顯，但也是客觀存在，所以有必要加以歸納分析。在楚辭中，唯一清楚叫歌的，也就是歌詩就是〈九歌〉，但是

歌的名稱一個也沒有說，只說出歌的物件。而〈九歌〉又不是九篇，說明九不是實寫，九是多，多首的群歌套曲，也可以說是組詩，歌表現的都有音樂特性，所以九應該是楚辭的文體之一。與此相關的還有〈漁父〉、宋玉的〈九辯〉都是九體，關注物件為天，山川，生命，我們不妨仍稱九體為歌。其次是頌，作品有〈桔頌〉。第三是誦，作品有〈惜誦〉、〈惜往日〉。第四辭，有卜辭，也就是〈卜居〉，是關於占卜的文字。第五是騷，代表作就是〈離騷〉。第六是賦，有〈招魂〉、〈大招〉。第七是哀，作品有〈哀郢〉、〈悲回風〉。第八，比較難以認定的是〈涉江〉，可以按照其總名稱，稱為章。還有〈遠遊〉的遊和〈天問〉的問都可以獨立成題，因為後代的游仙詩和問對體都與此有關。表述如下：

篇名	文體類別	
離騷	騷	
九章	惜誦	誦
	涉江	章
	哀郢	哀
	抽思	懷
	懷沙	懷
	思美人	懷
	惜往日	誦
	桔頌	頌
悲回風	哀	
卜居	辭	
招魂	賦	
遠遊	遊	
天問	問	
漁父	歌	
九辯	歌	
大招	賦	
登徒子好色賦	賦	

祭祀類型	九歌篇名	《史記》	楚簡	文體
天神	東皇太一	太一（之前為五帝）	太、蝕太	歌
	東君	東君	日月	歌
	雲中君	雲中君	雲君	歌
地祇	大司命	司命（晉巫祠）	司命	歌
	少司命	司命（荊巫祠）	司禍	歌
	湘君、湘夫人	湘山祠	二天子	歌
	河伯	河祠	大水	歌
	山鬼	南山	高丘、下丘	歌
鬼魂	國殤	秦中殤	殤	歌

對於〈九歌〉與〈九辯〉，〈離騷〉兩次提到，都認定是夏啟時代的音樂，而且是帝王音樂，與韶並列，但顯然這是兩部樂，所以二者都是歌詩。來源應是《山海經·大荒西經》的同樣記載。就現存的作品看，〈九歌〉是一部多場的樂，而〈九辯〉不是。所以以歌作為其體主要還是便於敘述，其實應該作九體。為什麼用九，從〈九辯〉來看，並不表示篇章，而是說表達的情感比較豐富。楚辭以後，還有作品用九作為名稱的，如〈九思〉、〈九懷〉、〈九歎〉、〈九諫〉等，皆模仿之作，漢代以後很少有人以九為題作詩。〈九歌〉表達的物件都是人或者神的名字，不標出文體，根據這一特點，〈漁父〉也可以歸入歌。《吳越春秋》在談到伍子胥逃跑時遇到漁父，其歌唱的文辭，當時人也稱為〈漁父〉。《莊子》中也有〈漁父〉章，所以〈漁父〉作為歌一體不是沒有根據。這些詩歌樣式，也就是文體，



只是根據表達形式和內容的規定來確定，與後代的文體類型有很大區別。

周禮很複雜，內容也很豐富，但那只是朝廷禮樂，周代民間的禮樂我們只知道一些片斷，但是〈九歌〉為我們展示了楚國民間的祭祀禮樂的情況，內容、結構和方式。過去我們習慣認為，屈原學習民間藝術創造出楚辭，其實未必盡然。〈九歌〉，按照王逸、朱熹的研究，是屈原流放以後到民間，看到民歌俚俗而創作，也就是改編。這透露出的資訊包括兩個方面，一是〈九歌〉確實是民間的祭祀禮樂，不可避免地仍然保留民歌的內容，第二，楚國還有高雅的祭祀音樂。既然高雅，為什麼不能流傳民間，那理由只有一個，就是推廣有很大的難度。相信，楚國作為諸侯國，祭祀音樂應該和周代的更接近。

頌和誦是兩個概念，頌的歷史比較悠久，在三代就有作品，《詩經》中還保存了殷頌。但誦主要出現在周代。《周禮》說：

（大司徒）以鄉三物教萬民，而賓興之。一曰六德：知、仁、聖、義、忠、和，二曰六行：孝、友、睦、姻、任、恤，三曰六藝：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。大司樂掌成均之法，以治建國之學政，而合國之子弟焉。凡有道者，有德者，使教焉。死則以為樂祖，祭于瞽宗。以樂德教國子：中、和、只、庸、孝、友，以樂語教國子：興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，以樂舞教國子：舞雲門、大卷、大咸、大韶、大夏、大濩、大武。以六律六同、五聲、八音、六舞、大合樂以致鬼神示，以和邦國，以諧萬民，以安賓客，以說遠人，以

作動物。乃分樂而序之，以祭，以享，以祀。乃奏黃鐘、歌大呂、舞雲門，以祀天神。乃奏大蕤、歌應鐘、舞咸池，以祭地示。乃奏姑洗，歌南呂，舞大韶，以祀四望。乃奏蕤賓，歌函鐘，舞大夏，以祭山川。乃奏夷則、歌小呂、舞大濩，以享先妣。乃奏無射、歌夾鐘、舞大武，以享先祖。凡六樂者，文之以五聲，播之以八音。（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頁787）

從資料我們看出，誦是周代的樂語，樂語就是徒歌，其目的功能是用來教育國子和有德之人，最後參政。那麼屈原的〈惜誦〉就是對過去的政治生活而感到痛惜。而頌則不同。《周禮》說：

大師掌六律六同，以合陰陽之聲。陽聲：黃鐘、大蕤、姑洗、蕤賓、夷則、無射。陰聲：大呂、應鐘、南呂、函鐘、小呂、夾鐘，皆文之以五聲：宮、商、角、征、羽，皆播之以八音：金、石、土、革、絲、木、匏、竹。教六詩：曰風、曰賦、曰比、曰興、曰雅、曰頌，以六德為之本，以六律為之音。大祭祀，帥瞽登歌，令奏擊拊。下管播樂器，令奏鼓鞀。大饗亦如之。大射，帥瞽而歌射節，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，而詔吉凶。大喪，帥瞽而廡，作諡。凡國之瞽蒙正焉。小師掌教鞀、鼓、柷、敔、壎、簫、管，弦歌。大祭祀，登歌擊拊，下管擊應鼓，徹歌。大饗亦如之。大喪，與廡凡小祭祀，小樂事。鼓鞀掌六樂聲音之節，與其和。（《十三經注疏》，中華書局，1980年，頁795）

頌是六詩之一，從內容上看，是政治思想與方式；從藝術上說，是歌詩，而且與樂舞一體，也是《詩經》的構成部分。所以誦與頌是兩個詩體。

〈卜居〉，是關於占卜的文字。從殷周金文的命名看，叫卜辭，凡事情都要卜或者筮，只要我們翻看卜辭的文字，就很容易看到卜居的例子，著名的如周公仔奔楚之前也進行過卜居，其器與文字均在，不必多說。傳世文獻中這方面的資料更多。

關於賦，上引資料包括兩個方面，一是六詩有賦，是教詩的六種方式之一，還有一個是《詩經》的組成風雅頌，後者與文體沒有直接關係。賦的方式，實際上就是鋪成，類似排比，〈登徒子好色賦〉直接命名為賦，是不是都不用討論，就是賦體。〈招魂〉與〈離騷〉是楚辭中最美，也最具有文學性的作品，我們看到，只要與漢代的賦在一起比較，就會發現漢賦的結構方式，或者說文體就是出自〈招魂〉，非常典型。〈離騷〉，本可以作為騷體，後來也有很多叫什麼騷的作品，但是，客觀地說《離騷》就是賦體的一種，沒有更合適的文體來認定。在朝廷之禮樂之外，哀辭一直存在，楚辭中的哀辭主要有〈哀郢〉、〈悲回風〉。明代徐師曾〈文體明辨序說〉說：

按哀辭者，哀死之文也，故或稱文。夫哀之為言依也，悲依於心，故曰哀；以辭遣哀，故調之哀辭也。昔班固初作梁氏哀辭，後人因之，代有撰著。或以有才而傷其不用，或以有德而痛其不壽。幼未成德，則譽止于察惠；弱不勝務，則悼加乎膚色。此哀辭之大略也。其文皆用韻語，

而四言騷體，惟意所之，則與謀體異矣。吳訥乃並而列之，殆不審之故歟？令取古辭，目為一類，庶作者有所考云。（徐師曾，〈文體明辨序說〉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153）

〈文體明辨序說〉認為四言騷詞是哀辭，這與楚辭的實際情況不同。但說哀辭為班固開始，亦為不當，應該說這是屈原的創造。

〈遠遊〉一詩，直接影響到後來的遊仙詩，雖不全以遊為題，但也相關，所以，遊也是屈原的創造。《天問》一體，十分少見。徐師曾〈文體明辨序說〉有〈問對〉說：「問對者，文人假設之詞也。其名既殊，其實複異。故名實皆問者，屈平〈天問〉……是也。」（徐師曾，〈文體明辨序說〉人民文學出版社，1982年，頁34）在殷周金文中，對為常見的方式，對揚王休，既是祭祀禮節，也是問話方式，但問的不少，而連續問的詩歌出自屈原的創造。〈抽思〉、〈懷沙〉、〈思美人〉都突出懷，抽思的抽就是抽怨，懷沙就是懷恨，思美人就是恨美人。這種懷恨的作品，後代雖有，但比較隱晦，所以雖作為獨立的表現情感內容的作品，但作品的體式不是很明朗，只是作情感上的分辨而已。

根據以上的分析我們看出，楚辭一共有詩體十一種，出自傳統的主要有九（歌）、頌、誦、辭、章、賦，屈原自己創造的詩體有哀、騷、問、遊、懷等五種，也許與文體特性不很明朗有關，後代雖有述作，但沒有廣泛。是楚辭之文體大致可以如此區分。